

文学传递美好和友谊

孙新堂

中国诗人艾青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友谊是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曾在中国和智利多次相聚，并写下了关于对方国家和人民的诗篇，比如艾青的长诗《在海岬上》、聂鲁达的《新中国之歌》等。如今，中智文学交流之河已日渐成为奔涌的大河。作为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一员，我在智利工作的5年来，亲眼见证了一段段文学交往的友好故事。

一部书的奇妙旅程

2017年，我与当时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哥伦比亚青年汉学家巴布罗·罗德里格斯·杜兰（中文名罗豹鹿）重聚北京，聊起了作家李敬泽的《青岛故事集》。不久，罗豹鹿给我发来信息，说这本书他读得如痴如醉，爱不释手。我们一拍即合，相约由罗豹鹿负责将这本书翻译成西班牙语，我负责在拉美联系出版社，希望让更多西班牙语读者能够读到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

很快，罗豹鹿发来两篇译文样章，我交给智利罗姆出版社社长保罗先生。两个多星期之后，保罗给我打电话说，编委会一致通过，确定出版。

随后的时间里，罗豹鹿和我不时就翻译进度、难点和疑问进行沟通。罗豹鹿不止一次告诉我，他有时候越翻译越激动，不知不觉就跟着作者进入了历史文本考古的秘境，“他的情感和思想占据了我全部的头脑”。

2018年初，西文版《青岛故事集》出版，并在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举办了发布会。智利著名作家、作家协会前主席拉蒙·迪亚斯评论道：“作家的文字中，史实与幻想的对照贯穿始终。他驾轻就熟，将自己的阅读与中华文明、历史事件还有外国人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巧妙联结，迸出奇异的火花。”

想到这部书从翻译到出版的过程，我不免有些感慨。短短9个月，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便从中文变为西班牙文，来到拉美读者眼前。恰如本书的主题，文学就像一只巨大的青鸟，在不同文化之间传递美好和友谊。

“聂鲁达，我来了！”

在聂鲁达的作品中，莫言最喜欢的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在接受智利《信使报》采访时说：“他的诗充满力量，有一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伟大的率直。他赋予爱以崇高和尊严。”

2019年8月，莫言来到智利访问。为期8天的行程满满，包括在迭戈·波塔莱斯大学作演讲，在智利国会图书馆和作家对话等，在智利掀起了“莫言风暴”。他的作品全部售罄，他的演讲会场爆满。

当我们一同参观聂鲁达在黑岛的故居时，遇到一群小学生参观结束，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孩子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很兴奋，围了上来。一个小男孩伸出手握成拳头，手背朝着莫言示意。我赶忙解释，这是智利朋友间的一种问候方式。莫言听后，马上也做出同样的动作，跟孩子的拳头顶在一起。

那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走出黑岛故居，我们意犹未尽，走到故居下方的海滩。莫言登上一块黑色的礁石，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望着远处水天一色，高声说道：“大海，我来了！”然后转身面向故居，再一声：“聂鲁达，我来了！”

的确，聂鲁达是中智文学交流的先驱，他和后来当选总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等人于1952年创建的“智中文化协会”，为两国的文学交流发挥了重

下图为聂鲁达在黑岛的故居。
孙新堂摄



庄雪雅

画搭配整齐的手记，不同的字迹有的流丽，有的潇洒，有些则稚嫩可爱，“这是我们全家的参观手账，每年这个时候一起来看正仓院展，是我家的传统。希望有一天能和家人一起，去文物的来源地看看”。

2020年7月，正仓院推出特展“复兴正仓院宝物”，展出近百件文物还原品。研究者将现代科技融合传统工艺，高度还原了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醉胡王面、赤地唐花文锦等文物，让更多人见到宝物1200多年前的样貌。其中五弦琵琶的还原就花费了8年时间，参观者在近距离欣赏的同时还能听到用复原品弹奏的音乐。

2020年，改版后的正仓院官方网站上线，全面开放了藏品、文书检索数据库，文博爱好者可以随时浏览文物的高清图像。工作人员如何点检、运输、修复文物的场景也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上传至社交网站。“这是博物馆重新思考的好机会。不应该总想着回到过去，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改变，才能做出更符合未来情况的展览，”正仓院策展人、奈良国立博物馆学艺部部长内藤荣说。

图①：《乌毛立女》屏风之一。
图②：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图③：正仓院。资料图片

走近正仓院展

封存记忆的“时间胶囊”

正仓院展每年仅持续两周多，参展的近60件文物一经展出，数年内不再展示。这种近乎严苛的轮替展出制度为正仓院展平添了几分“一期一会”的仪式感，这是出于实际的文物保护考虑。

正仓院的院藏中有大量木质文物、丝绸、纸张等，比一般的金属、陶瓷、玉石文物更为“娇贵”。不同于往往残损不堪、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修复的出土文物，这些脆弱的珍宝历经1200多年，仍能以为较为完整的形态保存至今。第七十回正仓院展的展品之一唐绣线鞋以麻布织成鞋底，鞋身绣有红色花鸟纹样，鞋头缀饰刺绣花朵，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形状和色泽，参观者能清晰地看到鞋身上的纹饰，很难将它和千年古物联系在一起。

这其中的奥秘在于正仓院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这个外表朴素的校仓建筑是世界上古老的木造仓库，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正仓院南北长33米、东西宽9.4米、高14米，下端悬空2.7米，如同一座巨大的吊脚楼，有效隔绝了湿气和虫蛀。四壁由横截面为三角形的巨木垒成，稳定抗震，夏日木材膨胀隔湿，冬日冷缩通风。仓库中储藏宝物的箱柜也是特制的有腿“唐柜”，进一步隔绝了可能来自地板的湿气。

与此同时，正仓院还遵循了严格的“敕封”制度。文物平时秘不示人，只有天皇下开解封令才能开启门锁，清点晾晒。从正仓院建成直到明治时代的1000多年间，库门仅开启过12次。在文物保存条件不甚发达的年代，正仓院如同“时间胶囊”一般静静地封存着来自盛唐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在正仓院东南、西南建造了钢筋混凝土构筑的东、西宝库，设有完善的温度、湿度控制装置。

除完善的储藏条件外，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守护传承更是文物能够保存至今的原因。据历史文献记载，正仓院的文物修复从江户时代后期开始，明治时代后逐渐正规化。第七十一回正仓院展专门设立了“宝物的守护”主题展区，借助画卷、影像和实物介绍文物的分类、研究和修复工作。展览内容从宝物到保护宝物之人，令参观者不仅能领略传承千年的文化之美，也可略知其背后的故事。

大众参与的文化盛事

2018年第七十回正仓院展期间，

我曾前往奈良观展。尚未踏入博物馆，便被嘉年华一般浓郁的氛围感染：日本各大电视台滚动播放正仓院展特别节目和观展信息，《读卖新闻》专门推出特刊介绍展览中的重点文物和相关看点，京都通往奈良的铁路沿线各站张贴着大幅展出海报。

博物馆门口则排起整齐的长队，队伍中有三五成群身穿制服的中学生、白发苍苍而精神矍铄的老人，也有不少来自中国、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的游客。奈良市常住人口约36万，而每年秋天正仓院展接待的参观者就超过20万人次。短短两周多的文物展成为人人参与的文化盛事，让这个以旅游业见长的古都愈发热闹。

在等待入场的间隙，身后穿着素色和服的老人向我搭话。得知我从中国来，她向我展示厚厚的笔记本：“今年是我看正仓院展的第二十二年，每次展出我都会参观好几次。”错落有致的贴



每当枫叶初红时，文博爱好者和历史文化研究者会从世界各地前往日本古都奈良。每年举办17天的正仓院展是日本最著名的文化盛事之一，至今已经延续了72年。置身公元7至8世纪的传世文物间，人们不仅能领略奈良时代日本文化和技术的精华，也能体会到中国、日本乃至亚洲地区艺术交流的盛况。

漂洋过海的古风遗韵

正仓院建立于8世纪的奈良时代，位于东大寺佛殿西北，原是东大寺的宝物殿。奈良时代的日本深受中国唐文化影响，圣武天皇倾心于唐文化，曾派遣大量遣唐使、学问僧前往中国，带回丰富的唐代宝物。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分多次将宝物悉数奉纳给东大寺，成为正仓院文物的由来。

正仓院中的藏品主体为圣武天皇的遗爱之物，包含服饰、家具、乐器、文书、药品等，总数达9000件之多，其中400余件由中国漂洋过海传至日本。除了大量精致的唐代宝物以外，藏品中还有从波斯、新罗等国经由长安传入日本的文物，以及奈良时代日本工匠模仿唐物所制成的工艺品。

依托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盛唐时期的中国“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东西方的物资在此交易，思想在此碰撞，新的工艺、技术不断融合创新，在长安城中大放异彩。

建成后的1300多年里，正仓院一直是皇家宝库，院藏文物几乎秘不示人。从1946年起，正仓院每年在秋高气爽的10月下旬“开封”两周曝晾藏品，挑选约60件文物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展出。

在数千件正仓院藏品中，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被誉为“宝藏中的宝藏”。这把琵琶是世界上唯一一件中国唐代五弦琵琶传世品，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将唐代的螺钿镶嵌技术发挥到极致；紫檀木质的背面通身镶嵌着鸟蝶、花卉、云形等，极为瑰丽工巧；花心和叶心间涂有红碧粉彩并描有金线，其上覆以深浅不一的琥珀，晶莹剔透、光华四射；琵琶面板则镶嵌着胡人骑骆驼弹奏琵琶的图案，男子神态专注，骆驼转颈相对，如同知音。自1956年首次展出以来，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仅展出9次，大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在它面前流连忘返，遥想五弦琵琶“秋风拂松疏韵落”“陇水冻咽流不得”的美妙音色。

2019年的第七十一回正仓院展被当地媒体称为“史上最强正仓院展”。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了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还包括六扇《乌毛立女》屏风等重量级展品。六扇屏风是唐代较为常见的样式，唐诗中有“六曲连环翠帷”等记载。这组《乌毛立女》是唯一存世的7至8世纪纸本屏风，每扇绘一盛装仕女，或坐或立于树下石间，姿态娴雅雍容。屏风少数细部残存有贴敷鸟类羽毛的痕迹，因此推测画像中大量使用鸟羽贴敷装饰。

这套屏风的形制与已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相似，仕女的发型、妆容和服饰也均为盛唐常见样式，起初被认为是唐代舶来品。然而，后世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屏风的画风差异还是残存的鸟羽来源，都更倾向于奈良时代的工匠模仿唐物所制，或是在画稿东渡日本后由当地工匠加工而成。《乌毛立女》屏风也因此成为7至8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之一。

旅人心语

水城的贡多拉

李广华

记忆中。后来，政府为了遏制膨胀奢靡之气，下令将船统一涂成黑色，这标准化的颜色一直保存到今天，贡多拉的数量也仅剩千余只。

乍一看，贡多拉与世界各地的小游船并无多大差别。木制，单桨，前尖中阔后收尾，里面有座位，尾部固定船桨。不同的是船头高高翘起的部分镶有6齿齿形的金属饰物，象征威尼斯总督的帽子和6个行政区。这一标记像战刀一样立在船头，给人以威严的视觉冲击。船尾包裹铜饰，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再配上花穗绸带，在漆黑的底色映衬下既庄重又明快。

乘船而行，亚得里亚海湛蓝色的海水衬托着两岸林立的古老建筑，给人以漫步时光的感觉。巨石房基上长满绿苔，台阶延伸至水中，像一个个小码头，房子的主人该是从这斑驳的台阶迈上贡多拉，去上班或去做生意的。

水上看威尼斯和陆地上看又有所不同。在威尼斯本岛，可以漫无目的地穿街走巷，偶尔停下脚步，静观细品，触摸

一番岁月留痕。抑或于圣马可广场喂喂鸽子、晒晒太阳，感受生活中的一份惬意。而在水上体察，却要按照河流分布，人随船行，流动地欣赏，有移步观景的效果。船行水面，两岸建筑物仿佛也高大起来，雕花、卷草、花卉、人物、字母等，均被威尼斯人拿来作门窗的装饰，尽显精致。窗台上摆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浓艳欲滴，装点着水上岁月……

威尼斯房屋的窗子多为两层，木制，外面常有百叶窗板。百叶窗打开后很规矩地靠在墙壁上。亚得里亚海的海风不总是温顺的，偶尔也会狂风大作，但岸边的百叶窗，因为能工巧匠的巧妙设计，任由风吹雨打都稳稳地贴在墙上。

河道弯弯，不规则地引领我们乘坐的贡多拉前行。小船转入一处河道，迎着太阳划行，猛然间我瞥见：湛蓝的海水、古色古香的房屋、狭窄的河道、跨度不大的拱桥，这些要素组合成的美景呈现在逆光中。这是一处瞬间的久违景致，那样富有色彩和层次感。这是停留在我脑海中的立体的威尼斯，我毫不犹豫

地举起相机记录下这幅画面。

船在水中行，人乘船儿游，好像船下的水，也因小船的划行而活跃起来。微波荡漾着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仿佛让整个城市也舞动起来。古老的威尼斯用这种极具魅力与温柔的动感，拥抱着四方来客。偶尔，穿过一座小桥，桥上的观光客风景似地注视着你，向你招手、呼喊，连同景物一道，把你也收进相机里。我们乘坐的贡多拉与另一艘在狭窄的河道相遇，对方船头的装饰闯入视野，金黄色的小天使手握一杆旗帜，像一名战士守卫着行船。在水中，船与船之间无声致敬，船上的游人相视一笑。

威尼斯的水，因为独特的船，更加富有灵性。贡多拉在威尼斯千年的划动穿梭，为这里的水增添了许多人文气息和文化意义。水流与人文的结合，让景致变得深沉厚重起来。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f@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